

CHINESE WRITERS
WITH WORLDWIDE INFLUENCE

走向世界的中国作家

金手镯

刘益善 著



文化发展出版社
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

走向世界的中国作家

金手镯

刘益善 著

CHINESE WRITERS
WITH WORLDWIDE INFLUENCE



文化发展出版社
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手镯/刘益善著. —北京:文化发展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6.8
ISBN 978-7-5142-1348-5

I. ①金… II. ①刘…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29442号

金手镯

刘益善/著

出 版 人: 赵鹏飞

总 策 划: 尚振山 曹振中

责任编辑: 孙 烨

责任校对: 郭 平

责任设计: 侯 铮

责任印制: 孙晶莹

排版设计: 麒麟传媒

出版发行: 文化发展出版社(北京市翠微路2号 邮编: 100036)

网 址: www.printhome.com www.keyin.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字 数: 145千字

印 张: 8

印 次: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8.00元

I S B N : 978-7-5142-1348-5

◆ 如发现任何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发行部电话: 010-88275710

不仅是为了纪念

——“走向世界的中国作家”文库总序

野 莽

尚书房请我主编这套大型文库，在一切都已商业化的今天，真正的文学不再具有 20 世纪 80 年代的神话般的魅力，所有以经济利益为目标的文化团队与个体，已经像日光灯下的脱衣舞者表演到了最后，无须让好看的羽衣霓裳做任何的掩饰，因为再好看的东西也莫过于货币的图案。所谓的文学书籍虽然也仍在零星地出版着，却多半只是在文学的旗帜下，以新奇重大的事件冠以惊心动魄的书名，摆在书店的人口处引诱对文学一知半解的人。尚书房的出现让我惊讶，我怀疑这是一群疯子，要不就是吃错药由聪明人变成了傻瓜，不曾看透今日的文化国情，放着赚钱的生意不做，却来费力不讨好地搭盖这座声称走向世界的文库。

但是尚书房执意要这么做，这叫我也没有办法，在答应这事之前我必须看清他们的全部面目，绝无功利之心的传说我不会相信。最终我算是明白了他们与上述出版人在某些方面确有不同，私欲固然是有的，譬如发誓要成为不入俗流的出版家，把同

行们往往排列第二的追求打破秩序放在首位,尝试着出版一套既是典藏也是桥梁的书,为此已准备好了经受些许财经的风险。我告诉他们,风险不止于此,出版者还得准备接受来自作者的误会,这计划在实施的过程中不免会遇到一些未曾预料的问题。由于主办方的不同,相同的一件事如果让政府和作协来做,不知道会容易多少倍。

事实上接受这项工作对我而言,简单得就好比将多年前已备好的课复诵一遍,依照尚书房的原始设计,一是把新时期以来中国作家被翻译到国外的,重要和发生影响的长篇以下的小说,以母语的形式再次集中出版,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收藏;二是精选这些作家尚未出境的新作,出版之后推荐给国外的翻译家和出版家。入选作家的年龄不限,年代不限,在国内文学圈中的排名不限,作品的风格和流派不限,陆续而分期分批地进入文库,每位作者的每本单集容量为二至三个中篇,或十个左右短篇。就我过去的阅读积累,我可以闭上眼睛念出一大片在国内外已被认知的作品和它们的作者的名字,以及这些作者还未被翻译的 21 世纪的新作。

有了这个文库,除去为国内的文学读者提供怀旧、收藏和跟踪阅读的机会,也的确还能为世界文学的交流起到一定的媒介作用,尤其国外的翻译出版者,可以省去很多在汪洋大海中盲目打捞的精力和时间。为此我向这个大型文库的编委会提议,在

编辑出版家外增加国内的著名作家、著名翻译家,以及国外的汉学家、翻译家和出版家,希望大家共同关心和参与文库的遴选工作,荟萃各方专家的智慧,尽可能少地遗漏一些重要的作家和作品,这方法自然比所谓的慧眼独具要科学和公正得多。

当然遗漏总会有的,但那或许是因为其他障碍所致,譬如出版社的版权专有,作家的版税标准,等等。为了实现文库的预期目的,那些障碍在全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中,尚书房会力所能及地逐步解决,在此我对他们的倾情付出表示敬意。

2016年5月7日写于竹影居

目 录

不仅是为了纪念

——“走向世界的中国作家”文库总序/野莽

向阳湖

1

巫 山

74

金手鐲

113

河沙场

152

河东河西

196

刘益善主要著作目录

242

向阳湖

第一章

一九六八年元旦过后的第二天，生产队长韩痢痢从公社开完会回来，当晚就召集全队社员开会。

积极分子老矮端只花瓷碗蹲在门口喝粥，韩队长经过门口丢下句话：

“老矮快点喝完，通知男女社员到会计屋里开会，每人记三分工。四类分子不参加，子弟可以参加！”

老矮忙着答应：“好的！”进屋放下碗，出门时，韩队长已经披着棉衣走了。

于是，小湾生产队的夜空里响起了老矮那略有些嘶哑的叫声：

“男女社员注意了，快点到会计童吉喘屋里开会，每人记三分工，四类分子子弟也要参加！”

老矮省掉了四类分子不参加的话。正在吃晚饭的小湾人听到老矮的声音，觉得那声音有些苍凉。

我跟几个半大小伙子最早到会计屋里。会计童吉喘的一家正在厨房里吃饭。

堂屋的火塘边，队长韩痢痢正坐着抽烟。

我们跟队长打了招呼，就围到桌子边玩起了扑克牌。

扑克牌是我从老矮那里拿过来的，已经烂得软塌塌的，又黑又脏。小湾的男女社员们陆陆续续地来了，男的就和韩队长一起，围着火塘坐，抽叶子烟。女的聚在吊着的电灯下，从怀里掏出鞋底子纳起来，嘴里还搭着话。

屋子里立即就有很重的土烟叶子的辣味。

小湾的男女社员不到二十人，除两个富农分子外，在老矮的呼叫下，都来齐了。会计童吉喘和他媳妇也从厨房里出来了。

老矮从屋外进来，说：“队长，都喊了！”说完，找个空地方蹲下来。

正在电灯下女人堆中纳鞋底的桂桂，用眼角瞟了一眼蹲着的老矮，看到老矮正在擦汗。老矮沿着村子跑了两圈。

队长韩痢痢咳嗽了一声，磕掉了烟锅里的烟灰，说：

“你们玩牌的收起来，开会了！”

我就立刻收了扑克，理齐。我们玩百分，我赢了。

“我们开个社员大会，这个会很重要。”韩队长把咳在喉咙里的痰吐进了火塘，说起了今晚开会的内容。

“中央布置下来了战略任务，要在咸宁向阳湖做干校。向阳湖我和会计那年买竹子时去过，那湖大得没有个章程。现在呢，要在湖边筑土围子，叫作围垦，围住大片的湖滩做田。现在是冬季，正好围的时候。”

“那怕能围出几千亩田来，那湖大呢！”会计童吉喘插言。

“这是个战略任务，咸宁地区九个县，十几万人要去挖土围垦，各县成立民兵师，各区成立民兵团，公社民兵营，大队民兵连，生产队民兵排。我们小湾出四个人，叫民兵排，我们队人少地少，去的人也少。”韩队长顿了顿，点着了一锅烟。

“四个人连个班都不是，还叫排？”从部队复员回来的泽林嘟噜了一句。

积极分子老矮蹲在地上听得很起劲，眼睛亮亮的，这可是个光荣任务哩，一定要去，老矮心里想。

老矮正积极要求入团。我帮他写了份很长的入团申请书。老矮被大队通知去参加过两次要求入团的积极分子会。

队长韩痢痢吸了口烟，接着说：

“这次任务很艰巨，也很光荣。去的人，工分照家里头等

劳力记，每天由工程指挥部补助八角钱，除了吃菜，我算了算，还可以落五角钱。任务分到了排，必须在过大年前完成，还有一个半月。粮食和柴草由各县指挥部统一运送，我们自己可以不操心。”队长又停下来抽烟。

老矮已经完全地听进去了。他在谋划，一天五角钱，一个半月能攒下二十多块钱呢，过年时能买点好东西。

韩队长接着说：“我们队去这么四个人。”他从口袋里掏出张纸片来，凑在眼睛前边看了看。

老矮的眼睛紧紧盯着队长手上的纸，他想这纸上的名字一定有他。

我和几个半大小伙子也盯着队长手上的纸片。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半大小伙子，对出外做民工修水库的事很有兴趣。外出虽然苦些累些，但人多，好玩，一年四季待在小湾里，闷得慌。有这种外出机会，大家都想去。

韩队长把眼睛从纸片上抬起来，宣布道：“泽林去一个，他是复员军人，当我们小湾的排长；山娃去一个，他是初中毕业生，可以当宣传员。这次上面要求每个排配个宣传员，加强工地宣传。”韩队长说着，望了我一眼。

我立刻感到有好几双羡慕的眼睛望着我。没说的，我满意极了。

“桂桂去一个，负责做饭当炊事员。大旺去一个。”队长

宣布完了名单，望了望大旺，大旺就微低了头。

老矮蹲在地上呆了般，眼光暗淡下来，头也耷拉了。

桂桂停了纳鞋底子，望了望垂头丧气的老矮。

队长韩痢痢宣布散会。老矮眼泪汪汪地第一个离开了会场。

开完会回家，我抑制不住兴奋，哼着毛主席语录歌《下定决心》的曲子，猫在我的小屋里找两本书，好带到向阳湖去。

从县一中回乡时，我捞了一摞没有封皮的书提回来，这些书是造反派们从图书馆里偷出来读完后扔掉的，这些书伴我度过了许多个乡下寂寞的夜晚。

我爹和我妈都参加了社员会，妈回家后就开始为我清衣服，好像我明天一早就要走似的。

队长韩痢痢告诉我们，准备两天，元月五日出发。

我爹不管我的事，他大概又跟会计童吉喘他们玩牌去了。队长韩痢痢和大旺也是一伙的，都喜欢玩牌，赌点钱。

这时候老矮来了，和我妈打了招呼，就一头钻到我的小屋里，唉声叹气。

老矮其实不矮，一米六八的个头，大眼睛，皮肤黑，壮实，憨厚。我们上小学时同过学，我上二年级时，他已读过三

个二年级。后来就回到生产队当社员。

我跟老矮关系不错，他这人实在，待人真心眼。

老矮说：“山娃，我要像你这样，有个初中毕业的文化，这回我也能去了，泽林做领导，桂桂当炊事员，我也不能比，可大旺能去，我为什么就不能去呢？他妈的，韩痢痢欺负人，平时叫我为他跑路多干活，有好事时就把我扔到一边，真他妈气人！”

我立时收了高兴的模样，说：“也是的，你的条件跟大旺差不多，而且你比他表现好，在队里劳动积极，还要求进步，你完全应该去的。”

老矮朝我的小床上一歪：“韩痢痢就要他去，你说怎么办？”他叹了一口气。

“哎呀，说不定不是什么好事的，是很苦的活路呀！要不我跟你换。”我安慰老矮说。

“我肯定是不能跟你换的，你有文化要当宣传员，我当不了。活路是很苦的，这我晓得。可是我去了，能省下些粮食呀，能省二十多块钱呢！我早就想买点什么送给桂桂，就是没有钱呀。这次桂桂也去了，这是个机会。”老矮说。

老矮娘前几年得大肚子病死了，老矮跟他的喉包爹一起过日子。喉包爹一到冬天就犯气喘病，乡下人叫喉包病。

喉包爹和老矮饭量大，父子俩的粮食总不够吃。

老矮跟我说过，他喜欢桂桂，桂桂对他似乎也有点意思，只是态度不明朗。

老矮又说：“泽林也没说媳妇哩，别看他老实样，可人家毕竟当过几年兵，还穿黄衣服哩！”

我明白老矮的另一层意思了，他还不放心桂桂和泽林在一起哩。我笑了笑，很同情地给他出主意：

“要不你去跟大旺商量商量，要是大旺能和你换一下，你去，和桂桂在一起，有了加深感情的机会，说不定能成！”

老矮立时从我的小床上直起身子，说：“你说能成么？要是大旺不答应怎么办？”

“那你就多说两句好话，求他帮帮忙还不成么！”

老矮沉吟了半刻，说：“对，去试试，现在就去说。”

老矮换了个模样，跳起身，出了我的小屋，在堂屋和我妈告了别，找大旺去了。

我在小屋继续哼《下定决心》的曲子，选了两本没有封面的厚本子小说，一本《林海雪原》，一本《野火春风斗古城》。

第二天是个晴天，泽林得到通知，去大队开赴向阳湖围垦的各生产队领队会，我们照样出工干活。

我跟着社员挑土粪送到冬麦田里。

老矮挑着满满的两筐土粪，吭唷吭唷地大步走过来，走在

我的身后。他干劲十足，头上直冒热气。

老矮在我身后说：“山娃，问题解决了，大旺和韩队长都同意换我去了，后天我们一起走。你可要帮助我呀！”

我说：“哎呀，那真不错呀，祝你成功老矮！”

“好说！”老矮答应了一声，几步就跨到我前面去了。

这天，老矮干活特别卖劲，真不愧是积极分子。

泽林从大队开会回来，晚上召集老矮、桂桂和我开会。

泽林说，大队布置，各生产队的民工自己走，大队不集中了，六日赶到咸宁甘棠镇就行了，公社的营部设在那儿。泽林还说，到甘棠镇有两种走法，一种是从金口镇乘汽车到县城，再从县城乘火车到咸宁；一种是从金口镇乘船到武昌，再从武昌乘火车到咸宁。从咸宁到甘棠镇步行。

“我们怎么个走法？”泽林问大家。

桂桂望望泽林，望望老矮，不知怎么回答。桂桂没出过远门，说不上来。

老矮出门去做过多次民工。老矮说：“从武昌走！”

泽林说：“那就得多花几个小时！”

老矮说：“但可以节省八角钱的车费，你算过吗！”

我很佩服老矮的算计能力，同意从武昌这条路线走。

元月四日这一天，老矮一早就去了金口镇上，到中午才回来。

桂桂家和我家是邻居。中午，桂桂端了饭碗到我家，把我叫到我的小屋里。桂桂说：

“你晓得老矮今天到金口干什么去了？你晓得韩队长和大旺为什么同意换老矮去向阳湖么？”

我望着桂桂有些涨红的圆脸，摇了摇头，说：

“我闹不清楚！”

“黑了良心的东西！大旺跟队长赌博，输了队长十二块钱，大旺还不起，队长就让大旺去围垦，攒钱回来还赌账。老矮找大旺，让大旺换他去向阳湖，大旺说只要还了队长的十二块钱的赌账就成。老矮今天到金口把家里的糙子猪卖了，交了十二块钱给大旺。”桂桂一口气说完了原委。

我惊讶得我不禁噤了声，心里在说：老矮呀老矮，你这又是何必呢？但看看面前正往口里扒饭的桂桂，觉得老矮这样做，也许值得。

我们背着扛着挑着棉被、铁锹、扁担和一些必需品，一早就离开了小湾朝金口镇进发。队长韩痢痢，会计童吉喘以及泽林、桂桂和我们家里人，把我们送到村头。老矮的喉包爹没能来。

我妈逐一托付泽林、桂桂和老矮说：“你们多照顾山娃子！”

老矮挑着桂桂和他自己的行李，仰起头说：

“放心吧，婶子，有我在呢！”老矮那口气很自信。

小湾走到金口镇，有十五里路。我们四人兴高采烈地上了路，把小湾丢在了脑后。

老矮给桂桂讲了一个故事，讲得桂桂咯咯咯笑弯了腰。

泽林不大说话，背着捆得方方正正的黄军被，扛一把大铁锹，步子迈得大大的，陪着桂桂笑两声。

我们赶上了金口镇九点开往武昌的船。

这是在长江里跑短途的一种简陋的小轮船。底舱里不怎么透气，人多，闷得慌，箩筐担子多，空气混沌。二层倒是空气流通，但周围只遮圈油布，冷风不断地灌进来，也不舒服。

船小人多，不论底层和二层，都被人挤得满满的。

泽林和老矮先抢上了二层，占住了一排能坐四个人的座椅。桂桂被人挤着退了几步，我就在后面帮助桂桂上了船。泽林和老矮在二层喊叫我们快点。

终于安顿下来了，行李堆作一堆，四个人都有座位，比起站在船舷边的那些人来，我们够舒服的了。

汽笛吼了一声，桂桂吓得一跳，引得我们三个人哈哈笑了起来，笑得桂桂扬起小拳头直擂老矮。

船开了，船头犁起长江一簇簇浪花，朝武汉方向疾驶。

这时我们才发现，船上没见我们大队向阳湖围垦的其他民